

八哥来了

□南京 李华

金陵之东毗邻的句容,西北面的宝华山,36座山峰像36片莲花花瓣一样,围绕着主峰,散落在方圆30平方公里的地区。宝华山集“林麓之美,峰峦之秀,洞壑之深,烟霞之胜”,水流石不动,山静云飞,人在山中走如在仙境行。

如此风景奇丽的宝地,自然也吸引了很多游客来此踏足,也吸引了许多南京人来购住。十几年前我就在山南麓的度假村,买了一套小户型的公寓房,时常去小住一两天,洗洗肺、清清神。白天在山道上悠闲地散步,晚上抬头看满天的星星,经常会在山地里挖些野菜,或者捡些柴火用柴火灶烧一锅红烧大鱼头,惬意得很。偶然也会邀请一些好友,一起去访山问山,避尘世躁乱之忧,得清凉静谧之雅。

芳邻们大多还没有到退休的年龄,来这个距离南京50公里左右的地方居住,的确有些不方便,所以平时来的人很少。我和夫人也是心向往之,但囿于事务繁杂,还有一些推不掉的应酬,所以也不能每个周末都去,有些无奈,只能是在小区微信群里了解一些情况,聊以安慰。这不,又有一个多月没去了。终于,一个周末,推掉了一个邀约活动,买了4个鱼头,便兴冲冲地奔了过去。

新竹子已经挺立于竹林之中,随风摇曳。我深深地吸了口气,山

林的气息还是那般的清新怡人,令人神清气爽。我和夫人架锅洗鱼,支灶点火,忙活了起来。一会儿,红烧鱼头的香味便飘了出来。想让鱼头烧得更入味一些,我便多加了一点水,用火焖着。

房间北面的阳台,改成了厨房,有一个电磁炉,安装了一台油烟机。油烟机的排风口,时间久了,伸出窗口向下弯曲的部分都已经掉落了,从室外看,就像是一个张开的大嘴。

夫人去北面的阳台,准备炒一个素菜,忽然听到油烟机里传来一阵“砰砰砰”的声音,她吓了一跳,急忙喊我过去察看。我看到有一只八哥,从油烟机排气管里飞出,却没有飞远,停在了对面房屋的栏杆上,有些惊恐地看着我们。我敲了敲油烟机,没有什么反应,又打开油烟机开关,让风向外排出,停机观察,再也没了动静。

我们离开后,不大一会儿,又听到油烟机里传来了“砰砰砰”的声音,连忙赶过去。听到我的脚步声,油烟机排气管里飞出了两只八哥。还是没飞多远,又停在了不远处的栏杆上,头像卡通片一样左右晃动着,注视着我。我忽然间明白了,这应该是八哥夫妇,把我家的排气管当做新家了,在里面繁育后代呢。想想也是,对于八哥夫妇来讲,排气管隐蔽又宽敞,挡

风又遮雨,的确是一个宜居的好地方。

我为我有这个念头感到欣喜。鸟儿愿意来家中筑巢,那就代表着家中风平浪静,是给家中带来安稳的预兆。八哥的寓意是指吉祥如意,八哥鸟进家,就像燕子筑巢,可以带来福气。

我悄悄地退出厨房,轻轻地和夫人说:“这个素菜我们就不要炒了,我们也尽量减少去厨房的次数,就让八哥夫妇安心住下来吧。”夫人面露微笑,认真地点了点头。

午休起床之后,我又听到“砰砰砰”的声音。来到卧室门口观察,只见一只八哥嘴衔一片青草,正在窗外晃动头观察着。见没有动静,放心地飞入排气口。整个一下午,“砰砰砰”的声音频繁响起,清晰而明快,我知道这是八哥夫妇忙碌的脚步声。这个声音是幸福的,幸福是会传染的。我感觉到了八哥夫妇内心的幸福,我也感觉到了我们夫妇内心的幸福。

八哥一家幸福美满,需要一个安静的环境,而公寓房空间有限,我俩一个细微的动作,对于它们的宁静都是一种干扰。原定再过一晚上返回城里的,我和夫人商量决定,傍晚就离开了。

期待着不久的将来,我能够看到它们一家,在小区里自由地飞翔,在山林里欢快地歌唱。

那些花儿

□陕西商洛 南星

住进了家属楼,也和其他人一样在阳台上养了几盆花。

可我家的花养得真不咋的。整天忙于工作,不是忘了浇水,就是忘了给花松土、施肥,可怜的花儿经常是处于干渴、饥饿、苟延残喘之中。

一次去看老同学,听说我也养花了,老同学非要将他那盆兰花送给我。那兰花长得很茂盛,足有一尺来高。那段时间我还真很有耐心地侍弄它,花儿也对我有所回报,当年就开了十几朵花呢。可是冬天到了,因为没有及时把花搬进室内,竟然冻死了。让我懊恼不已,至今未敢对老同学说。

多年来,阳台上的花增增减减,一些珍贵的花如米兰、兰草之类的先后辞我而去,剩下的也就

是吊兰、仙人球之类的了。这些好养活的花还真给我长脸呢,今年,那盆吊兰也是枝繁叶茂,垂下的枝条上缀满了一串串的芽根,仙人球也曾几度开花,虽然等我看到时已是花谢的时候了,可毕竟开花了。好景不长,吊兰也越养越黄,那仙人球养了有三四年了吧,也不见长大、长圆,竟然长成长条状,从它身上落下的一棵球丢在花盆里,任其自生自灭竟然长得比它还大。妻子尽笑话我说好花都给我糟蹋了,这几盆开了花的,那也是瞎猫遇见死老鼠。

前天给花浇水,突然发现两株仙人球长出了长约20厘米的花茎,那棵老的竟然冒出两株花茎。今天上午再看,花茎前端已然绽

开成喇叭状,洁白的叶片呈羽毛状,向外平行伸展,张开约碗口大,花蕊外围是一排如豆芽状的细小花瓣,包裹着花蕊,花蕊是嫩黄色的,从中又伸出一支小花来,花蕊底部是嫩绿色的,煞是好看。虽然仙人球每年都曾开花,可我却从未未看见过花的真面目,没想到这看似不起眼的仙人球竟然开出如此美丽的花来,让我大开眼界。

我喜欢花,对花儿却从来没有认真地侍弄过,然而花儿却并不因为我的淡漠、冷漠和无情就心灰意冷,依然无怨无悔地如期绽放,将它最美丽的一面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展示给世人观赏。

人世间也如同花儿的世界,是金子终究会发光的。

父亲的绰号

□连云港 潘庆茂

在村子里,父亲的绰号很响,比他的名字有名得多。

那年,大姐刚满十六,还不到队里挣工分的年纪,只能在家里吃闲饭。父亲找生产队长理论,问他十六岁的男孩可以到队里干活,为什么女孩不行。队长面露不悦,“谁叫你家生的是丫头?”

父亲一筹莫展,站在门前的河边发呆,河中的蒲草无忧无虑,恣意生长,蒲苇丛中,一根根蒲棒若隐若现,随风摇曳。父亲顺手拧断一棵蒲草,含在嘴里品咂着。蒲棒是个好东西,晒干了,可以用来熏蚊子;蒲草除了烧火,不是还可以织成蒲包?

那时,塑料制品还不像现在这样无处不在。那时的人们,多用蒲包储运食品、蔬菜、瓜果。除此之外,蒲包还能盛放泥土,用来修掩

体、筑堤坝。用水润过的蒲包,柔韧结实,折叠掩口,可以长时间保持盛物的完整和水分。《老残游记》第十四回:“这里许多人用蒲包装泥,预备堵城门。”

很快,我们家悄悄开起了家庭作坊。一有空闲,父亲便下到齐腰深的河里收割蒲草,捆扎好后,用手推车推回家晾晒,最后,再把编织好的蒲包,运到外地的供销社卖掉;每天晚上,饭碗一丢,母亲带着三个姐姐在煤油灯下忙活起来。一天下来,母亲和姐姐们就能织好二十多个蒲包。那时,虽然一个蒲包只能挣上两三毛钱,但架不住积少成多,聚沙成塔。父亲每次卖蒲包回来,把钱交到母亲手上,母亲都会兴奋地一张张理好,小心地压在炕头下。

第二年秋天,父亲用卖蒲包积

攒下来的钱,盖起了三间大瓦房,这也是我们村庄历史上的第一家。红砖黑瓦,格外引人注目,父亲“财主”的绰号,从此被人叫开。

后来,农村实行包产到户,父亲成了众人效仿的榜样。很快,村上的很多人家,盖起了独门独院的两、三层楼房;再后来,随着姐妹们相继出嫁,随着我们兄弟全都外出读书,我们家“家道中落”,三间瓦房,低矮陈旧。

岁月更替,父亲从人人口中的“财主”升级到“财主大叔”,又从“财主大叔”升格到“财主大爷”。

有时晚辈拿他开玩笑,问他借钱,他一本正经地说:“没钱。”人家便打趣他:“没钱还叫财主?财主大爷有钱不借,就是抠门!”

父亲倚在老屋门前,摆出一副土财主的架势。

不去打扰的相逢

□南京 曹冬云

这是从马道街往南向城墙博物馆去不足百米的一段人行中华路。路虽然不长,却依次开着农副食品店、手机售卖店、小吃店、布店、药房和超市等店铺,店铺前并不宽敞的路一溜排着电动车,让店铺与电动车之间空出的人行道略显拥挤。也许是坐落景点位置,享了得天独厚的优越,这条路始终熙熙攘攘。

家住附近,在这条路来来回回走了五年,每回散步回来必经这里,常常能看见一对夫妻。第一次关注这个女人时,是2019年的深秋。晚上散步归来有些迟,只有一两个店铺还亮着灯,路上行人寥寥,她默默坐在已经打烊的卷帘门外,怀里似乎捂着什么心爱之物,在晚秋的凉意里显得格外引人注目。我心想,这么晚了为什么不回家?是无家可归还是迷路了?不由心生惻隐与关心来,仔细端详她的面容,似乎潜藏着一丝守望等候的微微笑意,并不像是落难。她发现我在看她,顿时显得惊慌失措起来,不知道将眼神安放何处,倏然见到她如此慌乱无状,我知道我的关注惊扰到了她,不觉心生歉疚,慌忙将目光移开,装作若无其事地拐进旁边的超市。等从超市出来,正好看见她将怀里捂着的布打开,是一碗米饭,上面是西红柿炒鸡蛋,简单的晚餐在红彤彤的西红柿、黄澄澄的鸡蛋和洁白无瑕的米饭映衬下也颇为盛艳,散发着普通人家最朴实的温馨。她递给蹲在她身边一清瘦的穿着橙色环卫服的保洁男子,然后就开心地看他吃,脸上是无尽的满足与幸福,这

个画面很是温暖。我便作路人默默地从他们身边走过。

再次看见她们是几天之后,依然是散步回来,依旧是这个地方,她正从丈夫推着保洁车上,卖力地搬卸着收集来的废纸壳,脸上洋溢着快乐的笑容,我又忍不住多看了她一眼,完全被她朴实纯粹的笑容牢牢锁住目光。我的凝视终究还是被敏感的她扑捉到,这回有丈夫在身边,她略显得安定,不过还是回我一个羞涩开心的笑容,笑起来眼睛就眯成了两条线,十分感染人的情绪。我忍不住深陷笑靥里,目光像被吸住一样挪不开,心头倏然掠上曾经读到的诗:“浅颦微笑总关心”,此情此景最是恰当不过。戴着口罩我也报之她一个真诚的微笑,我不确定她是否看得到。后来,每回出来散步,我和爱人的手上会多一个或者几个废纸箱,路过他们身边时,装作若无其事地将纸壳随手放在保洁车上径自而去,不与他们有任何眼神交互,不去打扰。

这条路不宽,总有南来北往的行人打他们身边过,而他们全然沉浸在整理纸箱的劳作中,心无旁骛地将一个个纸箱压扁、梳理整齐,然后用绳捆扎好,再重新放回已清运过垃圾、空空如也的保洁车上,仿佛这些纸壳承载了他们美好幸福的希望。做好这一切,丈夫推车,妻子在侧扶车,说着属于他们的琐碎,带着欢声笑语一同消失在灯火阑珊处。

路经这里,遇见他们已是常事,默默不去打扰,是对他们最自然的尊重。

三分酒七分情

□南京 柯宁生

我爱喝酒但不酗酒,家中菜肴再丰盛也滴酒不沾。我喜欢合拍的环境氛围,和朋友一起韶韶,这时候喝酒就有些意思了。

记得在煤矿时,每月每人发两瓶酒,这酒不但有祛湿保健作用,而且还有促进同事间关系的功能。如果同事间有点小矛盾了,为了不让事态发展,按照“矛盾不过夜”的规定,班长都会在下班时要求每人去食堂打一个菜,拉开床板拿出两瓶酒请大家喝。那时真的是“酒杯一端,有话请谈”,再大的事情也就在互敬中烟消云散。班长说,我们都是井下工,甘苦共尝情同手足,千万不能为点小事闹矛盾。

步入人生暮年,喝酒相聚只是个由头,大家见见面叙叙是真的,而且不像正式场合讲酒席规矩。但聚会还是要热闹热闹的,比如服务员把鱼朝桌上一放,不管谁都不能转动桌子,要看鱼头鱼尾的朝向位置:头三尾四。喝过后由鱼头朝向的人先动筷子,只见他挑起鱼眼送到年

龄大的碗里,这叫高抬一眼。随后就按规矩围着这条鱼“分配”起来:头三尾四,肚七背八,划子五六,一条鱼就把大家搞得七荤八素。

退休多年了,大家既是老朋友又是老酒友,年龄相仿,阅历相近。过去年轻是“革命加拼命”,现在一谈都是把养生和健康放在首位,好汉不提当年勇了。有次一位老兄喝酒谈起家事对老伴充满了感激,从心里感到老伴无怨无悔跟着自己,知冷知暖地关心几十年,而自己对老伴关心理解实在太少。他的一席话令我们十分感慨动容,也感同身受。于是,大家站起来为我们的“忠贞”干了一杯。

食一碗人间烟火,饮几杯人生沉浮。喝酒有些年头了,最大的感受是醉意不在酒,常聚会老友。聊得开心默契,酒一口又一口,借助酒劲精神都随之飞扬勃发,这时才觉得喝的就是一种割不断的情结。三分酒七分情,酒愈久弥香,人越相处越见真情。

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 1020 号

投稿邮箱:xinfukan2@126.com